

資治通鑑

冊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一

起闕逢闞茂六月盡上  
章執徐凡六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薨其子  
殿中侍御史緘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祕不發喪詐  
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緘又詐為其父書遣裨將陳  
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  
獎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乃猶汝也也  
公猶翁也乃敢

不俟朝命而自立朝直遙翻又敢告我況有求也使榮歸

寄聲質責緘質正也以上義責之也昭義步軍都虞候王延貴汝

州梁人也梁縣漢晉屬河南郡後魏置汝北郡隋分置承休縣而梁縣仍故唐以承休縣帶汝州故梁縣在其西南四十

野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往

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昭義軍治上黨緘稱

抱真有疾不能見三日緘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

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捐棄也言死者弃其館舍而逝也令王延貴權

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

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緘懼乃歸發喪以使

印及管鑰授監軍使印節度之印也監古銜翻守進召延貴宣口詔

令視事口宣所受詔旨故曰口詔趣緘赴東都趣赴東都歸私第趣讀曰促元仲經

出走延貴悉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

義軍事 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棟棟郎甸翻獻地

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

夷語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

自號六詔曰蒙蕩詔越析詔浪穹詔蓬談詔施浪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至蒙歸義文宗封為雲南王因號雲南

癸

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

考異曰舊南詔傳十年八月遣湊羅棟獻吐

蕃印新傳曰異牟尋與崔佐時盟點蒼山敗突厥於神川明年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六月新舊傳皆誤也章臯奏狀

皆稱雲南王而實滂雲南別錄曰詔袁滋冊異牟尋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蠻語詔即王也新傳云南詔王亦誤余按

異牟尋破吐蕃於神川考異誤作突厥

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

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

宴出立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

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

唐十部樂有龜茲樂有彈箏豎篳篥琵琶五絃橫笛笙簫箏篋

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擔鼓齊鼓具皆一銅鉞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

執紅拂首加紅袂謂之師子即龜茲音上慈

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

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

之命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

考異曰舊傳於其父孝忠卒

時言改名年代記在此年九月今從實錄

御史中丞穆贊按度支吏贓罪徒度

洛翻裴延齡欲出之出此吏欲其罪贊不從延齡譖之貶饒州

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畏之不敢正視贊寧之子也天寶末安祿山反穆寧起

兵於河北以討之韋臯奏破吐蕃於峨和城武德元年以漢蠶陵縣地置翼州管內有

峨和城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為昭義留後賜名

虔休昭義行軍司馬攝洛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為留

後意不平表請以磁邢洛別為一鎮昭義精兵多在

山東昭義軍鎮潞州謂磁邢洛三州為山東誼厚賚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

之不從臨洛守將夏侯宣以城歸虔休虔休遣磁

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洛州

定蕃帥其眾二千叛歸誼帥讀曰率正卿退還詔以誼為

饒州刺史誼不行虔休自將兵攻之引洛水以灌城

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攻孫公器於邕州 九

月王虔休破元誼兵進拔雞澤

雞澤漢廣平縣北武德四年置雞澤縣屬洛州九域

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

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

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

尺上曰開元天寶閒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

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

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

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

萬有餘

匹段雜貨使在糞土之中已應腐爛不可用雖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誕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齡復何所忌憚乎此

皆已弃之物卽是羨餘

羨弋線翻

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

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

奏見在之物

見賢遍翻

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

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



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處昌呂翻上亦頗知其

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好呼到翻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德宗

親厚裴延齡不特冀聞外事也亦以進奉逢其欲耳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

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銛息廉翻以職

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

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數所

具翻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斂力贍翻以詭妄為嘉謀

以培克斂怨為匪躬培蒲侯翻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左傳少皞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

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惡鳥路翻行下孟翻可謂堯代之共

工書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兗曰共工方鳩偃功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共音恭魯邦之少卯也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

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豫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偽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搗徒成黨其  
談說足以飭褒榮衆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  
除以不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長知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

者尤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辯

明爲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

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

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

同兒戲又曰矯詭之能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

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

指鹿爲馬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

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

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左傳羊尹無字曰王臣公

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上時

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

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王

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洛州元誼出兵擊之虔休不

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

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

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

既而有憾於贄事見上卷八年九年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

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

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

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 考異曰韓愈順宗實錄曰德宗在位稍久益自攬機柄親治

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按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

於贄豈人情也又贄論朝官缺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

也 初勃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



立元義猜虐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嶼是為成王

改元中興華嶼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復扶又翻是為康

王改元正厯勃海自大祚榮立國開元之間其子武藝立益以疆盛東北諸夷皆畏而臣之改元仁安更五代以至于于

宋耶律雖數加兵不能服也故通鑑歷敘其世為詳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為忽汗州都督勃海

王考異曰實錄乙巳冊大嶺嵩鄰為勃海郡王今從新傳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

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

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眾曰天下旱百

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

事奈何言其事勢將奈之何以動搖眾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

已中竹仲翻言不獨以此為延齡罪且欲危社稷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

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

四月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滂為汀

州長史

開元二十四年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汀州京師東南六千一百七十三

里譙周巴記曰後漢初平六年立臨江縣屬永寧郡今忠州城東臨江古城是也後魏廢帝二年改為臨州因臨江縣以名州也隋廢州以其地併入巴東郡貞觀四年置忠州以其地連巴徼心懷忠

信為名涪州漢涪陵縣地隋置涪州京師南二千三百五十里 鈺為

邵州長史

邵州京師東南二千四百里宋白曰邵州漢為昭陵縣吳改邵陵分零陵北部為邵陵郡隋立建州尋廢州以

邵陵縣屬潭州唐貞觀十一年置邵州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

見二百三

十二卷二年處昌呂翻

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

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

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

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

譏之

爭讀曰諍

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

屑潔也顧也造七到

翻

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

揣初委翻強其兩翻

客或時先醉仆席

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

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

惴之睡翻

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

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

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

門延英門延英殿門也程大昌曰案六典宣政殿門西上閣門之西即為延英門門之左曰延英殿故陽城欲救陸贄約王仲舒等守

延英殿閣上書伏閣不去也帥讀曰率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

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為干偽翻上意乃解令宰相

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

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

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

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崇敬

明禮家學歷事玄肅代及帝四世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

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唐故事申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辯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

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

付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白麻昏不

使印双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日百寮並班於宣政殿  
樞密使引按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  
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示若機務急速亦双日甚速者雖休假亦  
追班宣示按制按也冊則有冊按冊公主亦自閣門出按壞音怪

哭於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

論之以繁故人子陽城之除諫議李泌之薦也使之繕寫繁徑以告

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省悉景翻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萬餘衆回

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

咄祿本姓跋跌氏跌奚結翻跋跌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辯慧有勇略

自天親時回鶻天親可汗合骨咄祿也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

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葛羅氏回紇可汗姓藥葛羅骨咄祿捨其本姓冒其姓

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

穉者皆內之闕庭唐之闕庭也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後

李萬榮昭義左司馬領留後王虔休皆為節度使

以嗣其國會慈由翻長知兩翻

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神通之五世孫也

淮安王神

通高祖之從弟起兵關西首應義旗說讀為悅下同

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

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

懷信可汗

咄當沒翻羅郎佐翻

癸巳以李說為河東留後知府

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

也王定遠自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易置諸

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將彭

令茵

拉盧合翻

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聞

之直詣說拔刀刺之

刺七亦翻

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

貯敕及告身二十餘通

箱竹筒也貯丁呂翻

示之曰有敕令說詣

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為留後

李景略為李說所忌蓋起於此

諸君



皆遷官衆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箱中皆定遠告身

及所受敕也乃麾衆曰敕告皆偽不可受也定遠走

登乾陽樓乾陽樓蓋晉陽宮城南門樓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爲

枯枿所傷而死枿五葛翻木之伐去者其遺餘爲枿舊說傳曰定遠殺彭令茵說具以事聞德宗以

定遠有奉天扈從功怒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謀殺說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又曰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

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今從實錄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

馬燧薨 閏月戊辰元誼以洛州詐降王虔休遣裨

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降戶江翻將即亮翻九月丁巳加

韋臯雲南安撫使以安撫南詔爲官名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

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爲兵馬

使因衆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

丑以懷信爲橫海留後 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城在西爨西北有鹽池之利又虜施順二蠻王施順二蠻皆烏蠻種施蠻在鐵橋西北居大施賧斂

尋駭順蠻在劍賧西北四百里賧失冉翻

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洛州兵五千

人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

帥讀曰率

上釋不問命田緒

安撫之

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己巳加

嚴震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

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三月甲午韋臯奏降西南

蠻高萬唐等二萬餘口

降戶江翻

乙巳以閑廐宮苑使

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閑廐宮苑二使李齊運蓋兼為之

戶部侍郎裴延

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

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

臥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丙子韶

王暹薨

暹皇弟也

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

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

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

喪推季安為留後 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

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

渠牟嘲談辯給

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一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云天子設四學鄭注云周

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遠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唐百官志四門館博士正七品上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為生及

庶人子為俊士生者

上悅之旬月遷右補闕始有寵

五月丙申

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暴薨監軍楊明義請都虞候楊

朝晟權知留後丙辰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 六月

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竇文場監句當右神策霍仙

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

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

句古侯翻當丁浪翻左右神策中尉始於竇霍自此宦官之權日以

益重不可復制矣下護軍中尉一等為中護軍此職事官之掌禁兵者非如唐初所置勳級所謂上護軍護軍也宋白曰德宗以梁洋扈

從之功舉西漢謁者隨何下淮南功拜為中尉事故命神策監軍為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



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興元元年置六統軍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處昌呂翻相承用

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

鄭綯綯音因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

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著令者定上著為令

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

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衣於既翻墮讀曰墮壞音怪

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

脅我為之矣復扶又翻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

自今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綯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

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蕃鎮將帥多

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宣武節度

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

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為行軍司馬宣歙觀察使劉

贊卒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斂力

贍翻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於常稅

之外別自轉折以致貨財也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

斂百姓或減刻利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

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

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

史進奉自肅始濟子禮翻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

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綬

蜀人也史不能審其郡縣故止云蜀人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為兵馬

使甲申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事

斥之外縣說讀為悅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

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呼火故翻下同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

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中竹仲翻昇音余又羊茹翻軍

士又呼曰倉官劉叔何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  
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丕說讀曰悅都虞候匡城

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

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秋七月

乙未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

萬榮為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鄧惟

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

晉晉既受詔即與僉從十餘人赴鎮僉從才用翻不用兵

衛至鄭州迎者不至九城志鄭州東至汴州一百五十里鄭州人為晉懼為于

偽翻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晉曰不可

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

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帥讀曰率晉命惟恭勿下馬氣

色甚和惟恭羞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

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

焉士卒驕不能禦禦一作御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

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無音武勞力到翻晉至之明

日悉罷之董晉之意以謂此士前帥之腹心吾新來為帥若亦恃為腹心不足為吾衛而適足以生變罷之則待諸軍如

一旦示無所猜間戊戌韓王迥薨迥上也壬子詔以宣武將

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為迺所

脅邀逼制使者皆勿問脅所謂脅從也言李迺以威力脅使其下以邀逼中使唐時謂中使為敕

使亦謂之制使使疏吏翻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己巳以田季

安為魏博節度使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

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朝議

謂朝廷之議多可言凡人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

更張舊事更工衡翻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

中得安為長源以剛刻致禍張本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憬

薨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

儲帥 行軍司馬掌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備軍籍賜子皆專焉帥所類翻 李景略為

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

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

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 李景略折梅錄見二百三十二年唐人呼

侍御為端公李肇國史補曰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 又拜遂就下坐

中皆屬目於景略 屬之欲翻 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

場使去之 去羌呂翻 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

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甲午以景

略為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

儉帥眾 帥讀曰率 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盧邁

得風疾庚子賈耽私忌 父母及祖父母曾祖父母死日為私忌 宰相絕班 言

相班絕無一人 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 唐制尚書省主書從八品下中書省從七品上堂吏也



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

悼惜之 壬子吐蕃寇慶州 冬十月甲戌以諫議

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並同平章事損玄暉之弟

孫也 崔玄暉有誅二張復中宗之功 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十一

月乙未以右補闕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

貶官 去年四月陸贄貶 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

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

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

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

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 培蒲侯翻和胡臥翻 年二

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怵躁 怵他彫翻 尤為

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

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 聞音問 所薦引咸不次遷擢

率皆庸鄙之士 宣武都虞候鄧惟恭內不自安潛

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晉悉捕斬其黨械

惟恭送京師己未詔免死汀州安置

投竄於荒遠州郡謂之安置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

負約數所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

欲城之九域志環州洽通遠縣唐方渠縣地有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鎮使問邠寧節度使

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

上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城鹽州見上卷九年復扶又翻用兵七萬僅

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

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

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

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

虜雖至無能為也此後周韋孝寬城汾石之故智也城旁草盡不能久

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

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

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

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

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智井智

廢井也智果得甘泉方渠縣鹹河從土橋歸德州同家谷三處發源來鹹苦不可食甜河在城西從蕃部鼻家

烏歡翻三月三城成考異曰實錄先是邠寧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

族北界來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問須幾何人邠志曰十三年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城之可乎若以爲可更要幾兵二月十一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

夏四月庚申楊

朝晟軍還至馬嶺唐馬嶺縣屬慶州劉昫曰馬嶺隋縣治天家堡貞觀八年移理新城以縣西有馬嶺坂宋

白曰鹽州治五原卽漢馬嶺縣地今州南抵慶州吐蕃始出兵

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

里皆如其素皆如其素所慮之期也建中間朔方兵破李納軍朝晟爲之也蓋其智略誠有足稱者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庚辰以陝號觀察使姚

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

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將即亮翻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

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

此始矣吾恐為所留遂自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

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

有死者事見後十六年史言盧坦庶乎見幾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

之煎立 六月壬午韋臯奏吐蕃入寇雋州刺史曹

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臺登漢縣唐屬雋州由清溪關西南至臺登五百五十里光祿

少卿同正張茂宗員外置同正員起於高宗之時茂昭之弟也茂昭時為義武節度

使許尚義章公主義章公主上女也義章縣名屬郴州宋白曰漢郴縣地隋末蕭銑分郴縣立未成

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秋八月癸酉起

復茂宗左衛將軍同正左拾遺義興蔣乂上疏諫考

異曰實錄作蔣武按舊傳又本名武以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衰倉回翻

左傳晉文公卒未葬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墨衰經以敗秦師于穀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

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唐中世以後召對宰輔乃開延英今蔣又

特以拾遺召對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

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

知禮教委巷曲巷也言其屈曲僻陋其女孤貧無恃言貧而喪其親也或有借

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

堪復上疏諫復扶又翻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趣讀日促辛巳

成婚九月己丑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邁以病罷

為太子賓客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

溝入汝刀溝新舊書皆作司洧水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

中盧羣往詰之詰去吉翻少誠曰開此水大位於人羣曰

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

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之罷役為于偽翻史言杖大

義者橫悍不能不為之革面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先悉薦翻比歲

以宦者為使比毗至翻近也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

估估者價也其後不復行文書復扶又翻下同置白望數百人於兩

市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隋名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及要

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

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

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繒繒繒尺

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索山客翻進奉門戶者言進

奉所經由門戶皆有費用如漢靈帝時所謂導行費也脚價謂僦人負荷進奉物入內有雇脚之費人將物詣市將齎

也持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

貨皆深匿之賈音古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

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

尺又就索門戶索山客翻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

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須者意所欲也農夫曰我

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言待此驢負物買易然後可以給食今以柴與

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

吏擒以聞毆鳥口翻街吏即金吾左右街使之屬吏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

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為于偽翻數所角翻建

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

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著直

略翻仰宮市取給仰牛向翻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軍曰彰義吳少誠時據淮西有申光

州蔡三夏閏五月庚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韓全義

為夏綏銀宥節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眾赴

鎮

帥讀日率

士卒以夏州磧鹵

磧沙磧鹵鹹鹵磧鹵之地五穀不生磧七迹翻

又盛夏

不樂徙居

樂音洛

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全義踰城

走

史言韓全義驚怯無御衆之略徒以憑結宦官致節鉞

都虞候高崇文誅首亂者

衆然後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爲長武城都

知兵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口宣聖旨而授之官使掌兵史言德宗重

宦臣而輕詔命

秋七月壬申給事中同平章事趙宗儒罷

爲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

觀此則知神策在大軍之外

時禁軍

戍邊稟賜優厚

稟給也

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

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京兆尹吳湊屢

言宮市之弊宦者言湊屢奏宮市皆右金吾都知趙

洽田秀崑之謀也丙午洽秀崑坐流天德軍

都知金吾府吏右職

也

九月丙申以陝號觀察使于頔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頓音

丁卯杞王倓薨倓音垂

彰武節度使

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

彰武當作彰義霍山本漢廬江之瀟城縣梁置霍州隋置霍山

縣唐屬壽州開元二十七年改霍山曰盛唐天寶初析盛唐別置霍山縣其地屬今壽州六安縣界

殺鎮遏使謝

詳宋白曰貞元六年初置藍田渭橋等鎮遏使

侵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

太

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

外上以城黨罪人己巳左遷城道州刺史

錄新舊傳無

年月柳宗元陽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帝尤嘉異遷國子司業又四年

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大學魯郡季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閭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今

從之治直之翻數所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

角翻誚才笑翻

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

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

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

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

復扶

歸館門外有故門

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

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中道逸去陽城之名德人知敬

之彼不之知而使按之者果何人也冬十月丁酉通王諶薨諶上子也音氏壬翻庚

子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明

州鎮將栗鏗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漢長安有富室栗氏殺刺史盧雲誘山越

作亂攻陷浙東州縣明州山越今慈溪鄞縣南界奉化縣西北界山民也鏗戶盲翻又音皇誘音酉

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逸皇弟也二月丁丑宣

武節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

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

佻他彫翻好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惡烏路翻董晉薨長源知留

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眾皆懼或

勸之發財以勞軍勞力到翻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

健兒求節鉞邪故事主帥薨帥所類翻給軍士布以制服

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

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為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

長源叔度鬻食之立盡史言陸長源之死唐朝用違其才耳若孟叔度則死有餘罪監軍

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

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以常州

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

之子也錡魚豈翻又音奇肅宗末李國貞為絳州行營兵所殺閑廐宮苑使李齊運

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

上由是悅之為李錡以浙西叛張本庚辰浙東觀察使裴肅擒

栗皞於台州斬之己丑以劉逸準為宣武節度使

賜名全諒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

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戊午

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陽懷州節度使李



元淳為昭義節度使 癸巳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

薨 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

糧未集請俟它年 韋臯有智略恐南詔貌與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糧未集辭此可與智者道

山南西道都虞候嚴礪詔事嚴震震病使知留後遺

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礪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

月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穎 臨穎

漢古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許州東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大業四年自故城移於臨穎臯其地實岡阜也陳州刺史上

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

為少誠所虜丙午以說為陳許節度使 說舒少誠遂

圍許州說欲弃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

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

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 蔑無也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

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克

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

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

陳許大將

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浼

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

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

辰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

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為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

勇怯指顧必堪其事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

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

少誠與劉全諒約共攻陳許 先悉薦翻以陳州歸宣武使

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

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無同惡相濟故失勢 冬十月乙丑

邕王諫薨 諫徐園翻 太子之子也上愛而子之及薨諡曰文敬太子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

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浼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

後魏置襄城郡於漢汝南西平之地仍置

遂寧縣隋大業初改曰吳房吳房本漢縣名應劭曰本房子國楚以封吳夫概王故曰吳房朗山漢安昌縣地後魏置初安郡隋開皇十八年改安昌為朗山唐並屬蔡州宋朝避聖祖諱改朗山為確山九域志吳房在蔡州西北七十里朗山在蔡州西南七十五里

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于河中

渾瑊封咸寧郡王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興

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

唐制

凡奏事得可者皆過門下省中書省不過者寢其奏不下也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

功名終六州党項自永泰以來居于石州

代宗永泰之後改為

大厯六州党項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克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窳等居慶州號東山部夏州號平夏部永泰之後稍徙石州永

安鎮將阿史那思棟侵漁不已

唐蓋置永安鎮將於石州以綏御党項棟古限翻

党項部落悉逃奔河西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

帥帥所類翻每出兵人自規利規圖也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

潰於小澗水澗與澗同音殿又音隱水經注潁水東南過臨潁縣小澗水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汝陽縣北又

東南過南頓縣北大灑水從西來注之宋白曰蔡州汝陽縣隋開皇十七年改為澗水今界內水有大澗小澗之名其年又於上蔡縣東

北別置汝陽縣委弃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

招討使吐蕃眾五萬分擊南詔及雋州異牟尋與

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還音旋又如字

十六年春正月恆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

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

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

乙酉以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

受全義節度為韓全義喪師張本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作

亂貞元八年玄佐薨汴卒拒吳湊而立其子士寧李萬榮既逐士寧十年韓惟清等亂十二年萬榮死其子迺以兵亂董晉既入汴鄧

惟恭復謀亂十四年晉薨士卒益驕縱輕其主帥帥所類翻韓

兵又亂殺留後凡五亂

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將劉鏐常為唱首三

月弘陳兵牙門召鏐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數預於

亂數之之數音所具翻自以為功悉斬之血流丹道自是

至弘入朝憲宗元和十四年韓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謹

呼於城郭者謹許元翻呼火故翻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

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

珍譖其幕僚馬揔貶泉州別駕福建觀察使柳冕謀

害揔以媚盈珍遣幕僚寶鼎薛戎攝泉州事使按致

揔罪戎為辯析其無辜為于偽翻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

恣為侵辱如此彌月徐誘之使誣揔戎終不從揔由

是獲免冕芳之子也柳芳有史等事玄宗肅宗盈珍屢毀南仲於上

上疑之盈珍乃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

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



長樂驛

長樂驛在長安城東漣坡

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沉盈珍表於

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

首式又翻

亦作

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日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

於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

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師待罪

於金吾

金吾左右仗凡內外官之待罪者請焉

詔釋之召見

見賢遍翻

上問盈珍

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

盈珍輩何可勝數

勝音升數所具翻

雖使羊杜復生

羊杜謂羊祐杜預復扶又

翻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

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

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

推墜江中而死

推吐雷翻

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

刻

黔渠今翻

丁亥牙將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

九域志黔州東北至施州

四百一十一里

新羅王敬則卒庚寅冊命其嫡孫俊邕為新

羅王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

為大帥

帥所類翻

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

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

地

沮將預翻洳人怒翻沮洳漸濕也

多病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

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激南廣利原

激南激水之南也

鋒

鏞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

五樓在激水縣

西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宋白曰漢浮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清池因縣東南有清池為名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

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

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

鄧州刺史元洪贓罪

至德元載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貞元

元年以鄧州隸東都畿以此觀之此時復領鄧州矣

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

護送至棗陽

棗陽漢春陵之地隋置棗陽縣唐初屬唐州貞觀十一年廢屬隨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里距襄

州一百三十五里

頓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頓表洪責太

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

復扶又翻

又怒判官薛

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

比必利翻及也

頓怒已解復奏

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鎮

彭城十餘年

貞元四年張建封鎮彭城

軍府稱治

治直吏翻

病篤請除代

人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為徐泗濠行軍司馬敕

下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徐州判官鄭通

誠知留後恐軍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城通誠欲引

入城為援軍士怒壬子數千人斧庫門出甲兵擐執

之

擐音患

圍牙城劫建封子前號州參軍愔令知軍府

事

愔把淫翻

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繫監軍上

聞之以吏部員外郎李鄴為徐州宣慰使鄴直抵其

軍

鄺余封翻

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

朝直遙翻下同

脫監軍械

使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愴上表稱兵馬留後鄺以非

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

去羌呂翻

靈州破吐

蕃於烏蘭橋

唐書地理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橋當在關外黃河上

丙寅韋士宗

復入黔中

是年四月韋士宗為牙將傳近所逐黔音禽又其廉翻

湖南觀察使河

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賊賄履表稱所斂物皆

備進奉上召詣長安丁丑命三司使鞠之詰其物費

用所歸履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

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

馬有誅

曲禮之言

故不知其齒所對率如此上悅其進奉

之言釋之但免官而已

德宗之猜忌如楊炎竇參位居宰輔皆以歸過於君不置之地

上陽履以賊敗而表稱進奉謂非歸過於君可乎德宗悅其進奉之言而釋其罪夫好貨非美名也人雖有好貨者苟加以好貨之名則必佛然而

不受德宗果何為而安受此名也余意陽履於賊賄既敗之後必有所進以求免於罪德宗不徒悅其言而已

丙戌加

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 徐州亂兵為張愔

表求旄節為于偽翻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平

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使討之佑大具舟艦遣牙將

孟準為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仵出

兵攻埭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

以仵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仍加

佑兼濠泗觀察使分濠泗隸淮南以弱徐州之權 考異曰實錄十二月癸卯泗州濠州宣令淮南觀察使

收管今因此終言之兼正倫五世孫也杜正倫相太宗高宗性狡險彊忍建封

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至府幕僚李藩

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建張

封加僕射故稱之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來欲何為也宜速

去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薨藩歸

楊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



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

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佛經言人所造作善惡為果隨其所作而應之

以為福報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

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

用百口保君矣人謂其家之親屬為百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

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祕書郎

新羅王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熙重直龍翻秋七月吳

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復扶又翻下同全義夜

遁保澗水縣城澗水縣漢汝陽縣地隋置澗水縣廢汝陽入焉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盧

龍節度使劉濟弟源為涿州刺史不受濟命濟引兵

擊擒之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羣薨甲戌以尙

書左丞李元素代之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

有愛憎向背背滿妹翻喜懼者相半故衆心多不安自今

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宅變上以為然 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素

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頔薄諧翻又蒲回翻

比毗至翻庚戌貶餘慶郴州司馬頔泉州司戶郴州丑林翻宋白曰泉州江左之

晉安郡隋置泉州舊理閩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泉州舊志泉州京師東

南七千三百里 考異曰舊傳曰時歲旱人飢與宰相議將賑給禁衛十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按實錄餘慶與于

頔同貶餘慶制辭云乃乖正直有涉比周弃法弄情公行黨庇頔制辭云性本纖狡行惟黨附奏對每乖於事實傾邪有蠹於彝章今從

之頔頔之兄也 癸丑吳少誠進逼激水數里置營

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帥讀曰率下同宣武河陽兵私

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

軍激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

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

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

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齎牛

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

與吳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為

中書舍人同平章事新書宰相表齊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癸亥以張愔

為徐州留後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孟元陽折其鋒故退

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先悉薦翻 上言請以渾瑊

賈耽為元帥統諸軍渾瑊薨於去年十一月韋臯蓋上言於瑊未薨之前 若重煩元

老重難也 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

逆臯欲為元帥然亦以大言銜朝廷耳彼豈肯去西川邪 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

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

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

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

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少誠致書幣於

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

將士復其官爵

考異曰實錄九月壬寅宰相對於延英賈耽奏一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趣者應望

國家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澗水少誠逼澗水下營全義又退保陳州非不敢追趣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嘗

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

王師無能為則愈當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 己丑河東

節度使李說薨甲午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為節度使

儋都 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

僚進奉嚴綬進奉事見上十二年記其名史言德宗好貨惟進奉者則牢記其姓名即用為行

軍司馬 吐蕃數為韋臯所敗數所角翻下同敗補邁翻是歲其曩

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

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

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據舊書云吐蕃酋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

度娶妻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畫妻妻知兵法及山川地形至是以邊功不立懼得罪而來如此則妻

娶別是一人籠官馬定德又是一人考之字書亦無娶字然通鑑所  
書全用舊書章臯傳文蓋舊書章臯傳與吐蕃傳自相抵牾帥讀曰  
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  
掩其敗迹為于偽  
翻下同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

謁任音壬朝直遙翻  
考異曰舊全義傳令中使就第賜宴自還至  
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以還未有如貞元之甚  
按實錄壬戌宴全義於麟德殿又云自還及歸  
不見不辭于正朝蓋非不謁也但不於正朝耳遣司馬崔放入

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為于  
偽翻上曰全義為招討使

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德宗之耳

目為宦官所聾聵率類此閏月甲戌歸夏州夏戶雅翻韋士宗既入黔

州去年士宗復入黔州事見上卷黔渠今翻又其廉翻妄殺長吏人心大擾士宗懼

三月脫身行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夫裴佶為

黔州觀察使佶其吉翻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朔方

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朔方軍號冠之其實只節度邠寧慶三州防

秋于寧州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案將兵戍

定平武德二年分寧州定安縣置定平縣仍屬寧州九域志在州南六十里朝直遙翻案倉宰翻將即亮翻瑊薨朝

案請以其眾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亟汜力翻召

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眾

情殊非國體帥所類翻下同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

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比必利翻及也必無虞矣

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

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宅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己丑上遣中使

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

齎詔詣寧州唐內侍省有高品一千九百六十六人復扶又翻六月甲午盈珍至

軍宣詔曰朝案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

威戎狄以李朝案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何如諸

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眾曰李公命收弓

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

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造七到翻欲奉以

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

可軍中豈無它將乎將帥亮翻眾曰弓刀皆為官所收惟

軍事府尚有甲兵軍事府知軍事所居也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

君不願朝案為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操七到翻乃

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

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

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

君既得朝旨爲副帥必撓吾事撓奴巧翻詐稱監軍命召

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朝寀爲邠寧節度使是

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珍往詔軍

情復扶又翻下同詔火迴翻又翻正翻壬寅至軍軍中以高固爲請盈珍

卽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戊戌制書至邠州邠軍

惑不知所從薛盈珍已命高固知寧州軍事而又有傳李朝寀制書至邠者故留邠之軍惑而不知所適從姦

人乘之且爲變留後孟子周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

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

也李錡既執天下利權十五年李錡爲諸道鹽鐵轉運使事見上卷以貢獻

固主恩以饋遺結權貴遺唯李翻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



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

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

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瘞於計翻遠

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

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言其力能挽彊弓也杜甫詩挽弓當挽彊胡奚雜類謂

之蕃落胡奚之俘配隸江南者錡收養之給賜十倍宅卒轉運判官盧

坦屢諫不悛悛丑緣翻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

也李勉歷事肅代德三朝貞元中為相己酉以高固為邠寧節度使固

宿將以寬厚得衆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散悉但翻同列

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丁巳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己丑

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

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曜郭子儀之子也僧延素為虜所得虜

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李勣封英國公

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謂敬業也事見二百二卷武后光宅元年子孫流播

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

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

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紆緩也臯遣將將兵二

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宋白曰保

州本維州之定廉縣南接吐蕃為夷落之極塞開元二十八年羌夷內附置奉州天寶改雲山郡八載移洽天保軍改為天保郡尋沒乾

元元年復歸附乃改為保州按王涯傳曰河東節度使鄭僭

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譁將有它變中夜十餘騎

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環音宦使草

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德棻之族也令狐德棻

事太宗疑族字下有孫及曾玄等字蔡撫文翻

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

為節度使

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

宋白曰雅州即秦巖

道縣地後魏立蒙山郡唐立雅州按郡國志漢源縣有離出隼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也州以此為名舊志雅州京師西南二千七

百二十三里

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副使楊志廉

代之

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

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

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

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

使慰撫之

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棄城奔慶州

吐為

蕃所逼也鹽州修築距是年纔八年

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

驃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

新書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

里驃毗召翻

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

見賢仍獻其

資治通鑑

二百三十六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四

中華書局聚

樂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

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

至出千人挑戰

挑徒了翻

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

論莽熱士卒死者太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還從

宣翻又

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

考異曰舊章臯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

上赦之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

裴肅以進奉得廉車

事見上卷

判官齊總代掌後務

據新唐書肅卒于官齊總代掌後務

刻剝以

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總為衢州刺史給事中

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

封還詔書不肯書讀所謂糾駁也亦謂之塗歸唐人語也

曰衢

州無它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

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

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獎之

秋七月辛未嘉王府

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

嘉王運代宗之子諮議參軍正五品上掌計謀議事唐東內以含元殿為

正牙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牙與衙同

自理逋債逋欠也

乙亥詔公

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

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

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

事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

部尚書王鏐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

鏐五各翻副節度使

恐當作節度副使

己酉鄜坊節度使王栖曜薨中軍將何朝

宗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

朝直遙翻玢府中翻

旦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鄜坊節度使

以玢為行軍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

以寵伊慎也

己

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

劉昫

曰朱鳶漢縣名今縣吳軍平縣地晉武帝更名海平江左置武平郡隋廢郡為朱鳶縣唐屬交州

明日左兵馬



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甲辰杜佑入

朝自淮南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

王鏐為淮南節度使 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

於德明興聖廟玄宗天寶二年尊谷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立廟京師臚陵如翻每禘

裕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建中二年奉獻祖正東向之位事見二百二十七卷乙亥

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

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

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 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

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七年劉昌築平涼事見二百二十三卷原州本治高平唐為平高縣

為吐蕃所陷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 六月辛

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

驕縱招權楊志廉時為左軍中尉 考異曰實錄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充左神策護軍中尉七月丙戌以內給事

楊志廉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

廉為特進右監軍將軍左軍中尉其重複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  
攝領耳七年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十年十  
月但進階加官耳舊傳又云先是竇文場致仕十五年以後志廉榮  
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之事此蓋言其大略耳未必為中尉適在  
十五年也余按右監軍將軍當作右監門將軍依附者眾宦官之勢益盛 壬

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倓使于吐蕃 陳許節度使

上官泂薨其壻田俛欲脅其子使襲軍政俛齒繩翻牙將

王沛亦泂之壻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

乙未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為節度使沛許州人

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己未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齊抗以疾罷為太子賓客 初翰林待詔王

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山陰漢古縣隋廢山陰入會稽縣唐初復分會稽置山陰縣二縣俱

在越州郭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譎

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

苦譎古穴翻治直吏翻乘間古竟翻為于偽翻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

及宮市事

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太子曰寡

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

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

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

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

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間

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玄而

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

能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不宜

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

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

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為于某可為相某可為翻

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

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

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

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處昌呂翻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

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郎中

溫渭之子時為左拾遺呂渭見上卷十六年景儉瑀之孫進士及

第瑀寧王憲之子也封漢中王暄滉之族子韓滉休之子貞元中為相諫嘗為侍御

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

召見考異曰順宗實錄作張正買今從德宗實錄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

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考異曰韓愈集有仲舒神道碑云諱弘中字某按

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燕喜亭記稱為王弘中然則弘中必字也碑文誤耳順宗實錄云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

仲孺呂洞相善數遊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執誼止今從德宗實錄

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

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為侄叔文等亂順宗初政張本伯芻迺之

子也劉迺見一百三十卷興元元年鹽夏節度判官崔文先權知鹽

州為政苛刻冬閏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亂殺而

鬻食之左神策兵馬使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以聞

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薨 十一月戊寅

朔以李興幹為鹽州刺史得專奏事李興幹出於神策軍宦官因其定亂之功

而崇獎之自是鹽州不隸夏州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使領綏鹽二州今鹽州得專達於朝廷其後鹽州

屬朔方節度夏州節度又增銀宥威三州隸之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為

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

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鄭餘慶貞元十四年為相十六年坐于頔貶從才用翻

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終委御史

巡按有冤濫者以聞冤枉屈也濫淫刑也近歲北軍移牒而已宦

勢橫御史不敢復入北軍按囚但移文北司牒取繫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已不問其有無冤濫 監察御史崔

遠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軍使以

下駭懼具奏其狀上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遠韋京

兆尹嗣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



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

木麥苗以輸官壞音怪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徒歌曰謠實奏

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朝直遙翻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

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

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陽山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晉平吳分洽淮涇縣復置唐屬連州

神龍元年移縣治於洽水之北考異曰韓愈河南令張署墓誌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

俱為縣令南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又曰我落陽山以尹麗徐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

饕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

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醯呼

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得罪

強飲之任音壬強其兩翻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李景略

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為帥帥所類翻監軍抱置

別室軍士發局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吐蕃

贊普死其弟嗣立考異曰寶錄及舊傳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又卒次子嗣立韓

愈順宗實錄張薦傳云二十年贊普死遣薦弔贈新傳云十二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

立疑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按字當作事夏四月丙寅名陳許軍

曰忠武左金吾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鎮咸陽疾

病其子政諲諲音因與虞候上官望等謀效山東藩鎮

使將士奏攝父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昇

雲官爵籍沒其家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

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時大將

來希皓為眾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眾

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唐人多讀作如佐音若

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東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來希皓之

忠純如此而其後不復見於史必虛從史畏偪而去之也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

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

盧從史

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作押衙盧從史今從實錄

其位居四潛與監軍

相結起出伍曰

出儻伍之中而言

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

且句當此軍

句古候翻當丁浪翻

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

探吐南翻

從史捧詔再

拜舞蹈希皓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

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九月太子

始得風疾不能言

###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按此宣宗大中三年追崇諡號也考之會要葬陵諡冊與此追崇諡號一同蓋會要所載初諡誤也

永貞元年

是年八月始改元永貞

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

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

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

德宗崩年六十四蒼粹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至金

鑾殿綱音因程大昌雍錄曰金鑾殿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陀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鑾殿殿旁有坡名曰金鑾坡

又曰金鑾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龍首山坡隴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東學士院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也草遺

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屬之欲翻必不得

已猶應立廣陵王廣陵王純太子長子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

之和胡臥翻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

衣麻鞋考異曰按祕喪則不應麻鞋發喪則不應紫衣蓋當時蒼粹偶著此服非祕喪也以未成服故不衣縗經耳力

疾出九仙門雍錄曰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右神策軍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列營於九仙門之西按閣本大明宮

圖宮城西面右銀臺門又北爲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粗坐五翻甲午宣

遺詔於宣政殿考異曰德宗實錄癸巳宣遺詔今從順宗實錄太子縗服見百

官縗倉回翻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即位於西內前殿衛士尙疑

之企足引領而望之企去智翻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

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  
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  
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  
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

下戶

外初無知

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紫宸門紫宸殿門也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

己酉加義武節度

使張茂昭同平章事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

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爲

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和戶

壬子李師古發兵

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

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

示無外

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唐人以化外待藩鎮故有此語

遣使密以遺詔示之

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



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

兵屯曹州

考異曰舊韓愈傳云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督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

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曰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

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為別此李師古齊滑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詳錄又云使衡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衡幾死衡蓋使者之名

而無姓又云遂以師至濮州伺候為變按韓愈撰韓弘碑云屯兵于曹今從之

且告假道於汴

九域志曹州西北至滑州一百二十里汴州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三十三里三州之界蓋犬牙相入

宣武節度使

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

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

棘夷道

翦芟截也夷平也

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

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

索蘇各翻索散也盡也言韓弘逆得師古之情其所設詭變索

然散盡也

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

解之元素泌之族弟也

李泌歷事肅代德貞元中為相

吳少誠以牛皮

鞬材遺師古

鞬與鞋同遺唯季翻

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

事覺弘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

等皆憚之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掙斂之

罪數所具翻掙蒲侯翻斂力贍翻貶通州長史宋白曰通州漢宕渠縣地後漢分置宣漢縣市井

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謹許元翻礫郎擊翻間古

翻 覓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

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

陋吳語狀貌寢陋常操鄉音不能學華言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

許微知文義好言事好呼到翻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柿鉏里翻見

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依忠言忠言

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下遐稼翻使叔文可

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

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和戶臥翻日夜汲汲如狂

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以伊尹周公管仲諸葛孔明互相比况憫然

自得憫下翻憫憫然勁忿貌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朱氏

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造七到翻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

路以目國語周厲王監謗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章昭注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眇而已素與往還者

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除者除官也其黨或言曰某可

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

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伛者至宿其

坊中餅肆酒壚下長安城中分為左右街畫為百有餘坊餅肆賣餅之家酒壚賣酒之處顏師古曰賣酒之處

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故名壚耳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伛尤

闌茸闌吐盍翻茸而隴翻闌茸擗劣也史炤曰顏師古曰闌茸猥賤也闌下也茸細毛貌謂非豪傑也專以納

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貯丁呂翻夫婦寢其上恐人盜之甲子

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蠲除也常貢

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

坊小兒之類悉罷之

宮市事見上卷貞元十二年五坊一曰鵝坊二曰鶻坊三曰鷁坊四曰鷹坊五曰狗

狗小兒者給役五坊者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屬宣徽院

先是五坊

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

先悉薦翻橫戶孟翻

以取人

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

不得汲者

汲汲水也

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

近其斬翻毆鳥口翻擊也

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

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

留蛇一囊為質

素山客翻被皮義翻質音致

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

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

飼與飼同祥吏翻

勿令飢渴賣者愧

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

禁之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

羨弋線翻

而經入益少

少詩沼翻

至是罷之

三月辛未以王伾

為翰林學士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

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復扶又翻壬申追忠

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

刺史陽城赴京師陸贄貶見上卷貞元十一年陽城貶見十四年鄭餘慶貶見十六年韓臯為京兆尹十四

年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徙杭州刺史追猶召也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

吉甫為明州長史贄疑吉甫黨實參故貶之既而徙忠州刺史贄昆

弟門人咸以為憂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

初猶慙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李栖筠事代宗以直聞韋

臯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聞追

詔而卒卒子恤翻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

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

運使考異曰舊錡傳云德宗於潤州置鎮海軍新書方鎮表元和二年升浙西觀察使為鎮海軍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

頃年江淮租賦爰及權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君臨之初務從省便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云德宗元和者皆誤也錡雖

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戊子名徐州軍



曰武寧以張愔為節度使 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

同平章事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

叔文與其黨謀先悉薦翻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

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度支鹽鐵轉運利權所在權莫

重焉王叔文起於卑濞遠領使職自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

會計之名雅素也會古外翻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易以歧翻故先

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度支

一使鹽鐵轉運一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屏必鄧翻

又卑正翻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

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

莽鹵莽莫補翻鹵郎古翻莽鹵言不以為意也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

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

誘以權利誘音酉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

也武平一武載德之子武后時避事隱嵩山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

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唐屯田郎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諸司公廩錢以品給之朝直遙翻

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

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

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叔又本蘇州司功故云然今公一旦復據其

地復扶又翻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

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考異曰舊劉禹錫傳曰羣即日罷官羣傳曰其黨議欲貶羣官韋執誼

止之又曰叔文雖異其言竟不用按順宗實錄凡為佞文所排擯者無不載未嘗言羣罷官今從之上疾久不

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

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惡烏

路翻下同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

朝直遙翻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

鄭絀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

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網不復請書紙爲立  
嫡以長字呈上復扶又翻下同長知丈翻上頷之癸巳立淳爲太子

更名純更工衡翻程神符五世孫也神符淮安王神通之弟也賈耽以

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

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

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吏職也以直中書省故名

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

巡慙赧赧奴版翻慙而面赤也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

高郢鄭珣瑜皆停筓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索山客翻

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

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

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二相謂賈耽鄭珣瑜相次

歸臥叔文執誼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史甚言其事夏

四月壬寅立皇弟諤為欽王誠為珍王子經為郟王

緯為均王縱為淑王紆為莒王綢為密王總為郇王

約為邵王結為宋王緝為集王綵為冀王綺為和王

絢為衡王纁為會王綰為福王紘為撫王緄為岳王

紳為袁王綸為桂王縉為翼王紆式居翻綢直留翻緝思良翻綵音求絢許縣翻纁

許云翻緄古本翻縉充善翻自經以下皆皇子也史提子字以別二第此所封諸王或以古國名然多以當時州名乙巳

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

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

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先是太常卿杜

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杜黃裳自佐朔方軍入為

侍御史十年不遷先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

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帥讀日率執誼驚曰丈人

悉薦翻惡鳥路翻

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

恩三朝三朝謂肅代德也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

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避太子名也韋執

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

子意且解之伺相吏翻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

為寡人講經義耳偽翻何為預宅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

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

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

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

事此與用杜佑掌利權同一計數也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 辛卯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

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惡烏路翻去光呂翻叔文見



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日時猶云

也約言之耳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此院謂翰林王

伾即為疏請偽翻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

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

諤為汀州寧化尉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官開元二十六年開山洞置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寧化九

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

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

之煞與殺同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

執誼惡烏路翻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

支度副使將韋臯之意於叔文唐六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

之用將奉也行也先悉薦翻求都領劍南二川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謂叔文

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太尉謂韋臯若與某三川當以

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以闢以言脅之故怒亦將

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

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

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

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諾怒不之信託呼漏翻又古候翻

遂成仇怨 癸丑韋臯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

勞萬機重直用翻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

監古衛翻候皇躬痊愈復歸春宮東宮謂之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

所陳乃其職分分扶問翻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高

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

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墮讀曰隳紊上蓮翻散

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

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

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

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處昌

呂翻度徒洛翻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綬

表繼至意與臯同考異曰實錄略本云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又云外有臯裴均嚴綬等牋表

詳本裴均皆作裴均按裴均時為考功員外郎裴均為荆南節度使今從詳本中外皆倚以為援而

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裴光庭相玄宗王叔文既以

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

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

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

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

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

何無幾幾居豈翻無幾言無多時也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

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饌

戀翻又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

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假古暇翻求假請告也叔文比竭心力不

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比毗至翻難乃日翻為于偽翻一日去歸百謗

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

折之舌翻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

文以母喪去位考異曰實錄詳本曰叔文母將死前一日叔文以五十人擔酒饌入翰林燕李忠言劉光琦

俱文珍及諸學士等中飲叔文執盞云云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執誼懦不敢劉闢以韋臯迫脅叔文求三川叔文平

生不識闢叔文今日名位何如而闢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叔文時已令掃木場將集衆斬之執誼又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

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所為國家興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命滿酌雙卮對飲酒數行而罷方斂

時有暫起至廳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晷不欲棺斂方與人飲酒不知欲何所為歸之明日而其母死或傳母死數日乃發喪

國史補曰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饌於翰林大宴諸闈袖金以贈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於苑中射兔上下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

丁母憂今從二本實錄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侍中王

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

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怙

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

文為相杜佑時為首相故請之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

軍使平章事據舊郭子儀傳肅宗上元元年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令帥英武威遠等禁軍及諸鎮之師取范陽既

而為魚朝恩所沮不行則威遠軍肅宗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遠營隸鴻臚賈耽以鴻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和二年勅左右威遠營

置來已久著在國章其英武軍並合并入左右威遠營其後遂以宦官為使不復隸鴻臚宋白曰左右威遠營本屬鴻臚寺建中元年七

月隸金吾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惴其季翻是日伾坐翰林

中疏三上不報上時掌翻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

伾中風矣中竹仲翻明日遂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

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唐諸都各置尹一人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

則更次入計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癸巳橫海軍節度

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恭為留後考異曰舊傳曰程懷信死懷

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按懷信逐懷直而奪其位安肯以懷直之子知留後又

德宗實錄俱無是事順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舊傳誤也惟詳本永貞元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為橫海



軍節度使路隋憲宗寶錄元和元年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蓋順錄留後字誤為使字耳

乙未制

以積疹未復疹丑刃翻病也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

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

惡烏路翻俱文珍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監古衡翻上固厭倦萬

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

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

其舊臣故引用之杜黃裳代宗時已佐朔方軍袁滋建中初已位於朝故以為舊臣又以鄭

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

見百官於東朝堂唐六典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翔鸞翔鸞閣下為東朝堂右曰棲鳳樓鳳閣下

為西朝堂朝直遙翻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

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

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

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

司戶

舊志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

任尋病死貶所明

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德宗大行在殯上皇在興慶宮

不敢於前殿即位

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十

公主郭妃母也

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庚戌荆南獻毛龜二

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

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

禮部掌祥瑞

勿復

以聞

復扶又翻

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癸丑西川節度

使南康忠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

德宗貞元元年韋臯代張

延賞鎮蜀

重加賦斂

斂力贍翻

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

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

士卒樂為之用

樂音洛

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

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

復扶又翻

終不使還朝恐泄其

所為故也

朝直遙翻下同

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

賦

復方目  
翻除也

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

土神家家祀之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朗州武

陵龍陽江漲流萬餘家

武陵漢臨沅縣地隋省臨沅置武陵  
縣唐帶朗州龍陽縣吳置九域志在

州東南  
八十里

壬午奉義節度使伊慎入朝

自安州  
入朝

辛卯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全義敗於澱水而還不朝

覲而去

事見上卷貞元十  
六年及上十七年

上在藩邸聞其事而惡之

惡烏  
路翻

全義懼乃請入朝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

許己未以袁滋為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

貯丁呂翻裴延齡事  
見上卷貞元十年

請併歸正庫從之

辛酉遣度支鹽

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

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行下孟翻  
否音鄙

癸亥以尚書左

丞鄭餘慶同平章事

九月戊辰禮儀使奏曾太皇

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迎訪事始見二百一十卷德宗建中元年按

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晉荀組云

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亂嗣

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俟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莊

子曰人生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蔚紆勿翻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記檀弓曰

天子之殯也最塗龍輅以樽加斧於樽上畢塗屋鄭玄注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攢木題湊象樽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及葬而啓

之攢才官翻 皇帝帥百官舉哀帥讀曰率即以其日為忌從之

壬申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葉伯益曰唐永貞初

韋執誼奏修撰私家紀錄非是望令各撰日曆月終館中撰定從之此日曆之所從起也己卯貶神策行

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

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

禹錫為連州刺史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舊志撫州京師東南二千三百一十二里連州京師南二千六百

六十五里冬十月丁酉右僕射同平章事賈耽薨 戊

戊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  
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 舒王誼薨 太常議曾太

皇太后諡曰睿真皇后 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普

潤矯稱太上皇誥徵兵於秦州刺史劉潼且說潼以

廢立 說式 芮翻 潼執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己酉葬神

武孝文皇帝于崇陵 新書帝紀作神武聖文皇帝當從之崇陵在京北雲陽縣北十五里嵯峨山

廟號德宗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

于太廟禮儀 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

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

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壬申貶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

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

亦自失形勢知禍將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



氣奄衣廉翻奄奄言氣息微也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悸其季翻

戊寅以韓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 劉闢不受徵

阻兵自守袁滋畏其疆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

史 復以右庶子武元衡為御史中丞是年三月武元衡自御史中丞

左遷右庶子王叔文等惡之也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

為刺史貶之太輕朝直遙翻 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

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

州司馬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饒州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永州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朗州二千一百五

里九 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

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台州京師東南四千

一百七十七里和州二千六百八十三里岳州二千二百二十七里 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

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

汗自懷信立回鶻藥葛羅氏絕矣此後 十二月甲辰加山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 以奉義節度使伊

慎為右僕射 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

使知節度事

西川節度使領益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松扶文龍戎翼中舊姚柘恭當悉奉壘靜等州治成都然

西邊諸州多淪於異域矣

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

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

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

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津章孝寬之子也

辛酉百官

請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

大聖孝德皇帝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 壬

戌以翰林學士鄭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刑

部郎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

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三 起柔北闡茂盡屠維赤  
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諱淳改爲純順宗長子通鑑書唐諸帝諡號自玄宗已下  
皆以葬陵諡冊爲正帝本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  
年平河湟始追崇諡號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  
帝中睿之後唯順憲宣有尊崇諡號故因而書之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

皇尊號 從百官之請也帥  
讀曰率上時掌翻 丁卯赦天下改元 辛未

以鄂岳觀察使韓臯爲奉義節度使 德宗貞元十九年  
名安黃軍曰奉義

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後宥

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上皇崩于興慶宮年四十六劉闢既得旌節去年闢

知西川節度見上卷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

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東川節度使領梓劍綿普陵榮遂合渝瀘等州治梓州梓州漢鄭縣地劉

禪置東廣漢郡梁武陵王紀置新州隋為梓州舊志梓州至京師二千九十里宋白曰梓州取梓潼江為名欲以同幕

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

武德五年分南安置莆田縣時屬泉州風俗通曰林姓林放之後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闢怒

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

刃於其頸數所角翻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

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

也乃黜為唐昌尉儀鳳元年分九隴導江郫置唐昌縣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二十八里上欲

討闢而重於用兵謂以用兵為重事不敢輕試也公卿議者亦以為蜀



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戇竹卷翻取之如拾

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

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

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器所以適用器之者知其可用戊子命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考

異曰實錄云為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云李元奔為次軍則崇文必前軍也神策京西行營兵馬

使李元奔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

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眾皆自謂當征

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高崇文雖不足以望韓信而亦能動時人之驚者所居之地然

也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

為姑息不生除節帥帥所類翻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

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譽音余

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

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

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

之也史言杜黃裳開憲宗削平藩鎮之略其功不在裴度下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

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糗去久翻

熬米麥為糗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如字李元

弈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

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之以徇折而設翻劉闢陷梓州執

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嚴礪先拔劍州故高崇文

因以鼓行入蜀礪之功為不可揜矣宋白曰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華陽國志云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閣以通蜀漢晉以其地入

梓潼郡梁為安州西魏伐蜀先下安州因克成都改安州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舊志劍州至京師一千六百六十二里

奚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為饒樂郡王遣歸

樂音洛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戊

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

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

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

下有分分扶問翻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材而委任之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

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

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治直吏翻至於獄市煩

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

石程書史記盧生曰始皇天性剛戾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主上至以衡石程書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魏

明帝自案行尚書事見七十二卷太和六年行下孟翻隋文帝衛士傳

殮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

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

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

理理治也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三月丙寅以神策

行營京西節度使范希朝為右金吾大將軍高崇

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九域志閬州西南至梓州三百餘里趣七渝翻劉闢將邢

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

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曰高駘在淮海周寶

在浙西為節度使相與有隙駘忽遣使海敘離絕願復和好請境會於金山寶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要作家門功勳欺誑朝廷邪注

云元和中李康鎮東川傳有異志駘祖崇文鎮西川乃偽設鄰好康

不防備來會於境為崇文所斬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

康奔城奔走崇文下劍閣曰長子曰暉不當矢石欲戮之以勵眾師

次綿州斬李康疏康擅離征鎮不為拒敵注云當時議論云康任懷

州刺史曰杖殺武陟尉即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乘此為之復讎按

金華子言固不知李康為劉闢所圍事而云崇文誘誅之補國史又

不知被擒事而云弃城走此皆得於傳聞不可為据今從舊傳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

削奪劉闢官爵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

夏綏留後朝直遙翻夏戶雅翻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

遜直令致仕事見上卷永貞元年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

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

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

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阿烏葛翻光進

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異曰考

舊李光進傳曰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上元初郭子儀為朔方節度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大

曆四年葬母於京城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此乃李光弼弟光進事也而劉昫置之此傳下乃云元和四年范希朝救易定表光

進為馬步都虞候其疎謬如此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

京師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

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

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考異曰實錄於此云為

東川節度使至十月除西川時則云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蓋此時誤也潘孟陽所至專事遊

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從才用翻上聞之甲辰以孟陽

為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出使見上卷上年丙

午策試制舉之士歐陽脩曰唐選舉之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於是校書



郎元稹稹止忍翻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郎下邳白居易

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郁及之子獨孤及見一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

元俛華之孫蕭華見一百二卷蕭宗上元二年傳師既濟之子也沈既濟見

二百一十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兵部侍

郎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

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

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掌使言掌使職也使

疏吏翻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

八十萬緡然則李巽勝劉晏乎曰不如也晏猶有遺利在民巽則盡取之也戊申加隴右

經略使秦州刺史劉潼保義軍節度使鳳翔普潤縣先置隴右軍今改

名保義軍擁於宗翻又於用翻辛酉以元稹為左拾遺白居易為整

屋尉集賢校理蕭俛為右拾遺集賢校理開元八年置俛音免沈傳師

為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考異曰稹自敘及新傳先上教本書論諫職在後今從舊傳以

爲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

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

以參得失見一百九十二卷故天下大理大理猶言大治也今之

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

而已行戶剛翻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德宗貞元十八年罷正牙奏事事見上卷庶

官罷巡對巡對猶今云轉對貞元十七年令當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至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

已有待制官兩員貞元七年又有次對難議兩置詔今後每坐日兩入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對中書門下御史臺宗依故事並不待

制則是自正衙待制以外凡德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宋白曰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日二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李鄴奏準

貞元七年勅常參官並命依次對者伏以朝夕承命已有待制官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次對恐煩聖聽勅宜停諫官能

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

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尙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

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

詔誠亦難矣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綰願陛下時於延英召

對使盡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

屏必鄧翻

又卑正翻

頃之復上疏

復扶又翻

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

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詔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

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

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

元稹

此二語蓋自道出心事也樂音洛

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

無理得乎

理治也與亂對言

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

保其身

孔子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

也括結也方言云閉也

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

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

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

見一百九十五年卷貞觀十二年

故當是時言

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

逆意而惡從欲哉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

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以周歲作已當未聞有受伏

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

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

供奉官尚爾況疎遠之臣乎兩省官自遺補以上皆供奉官也屏卑郵翻此蓋

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

禁非時貢獻等十事積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

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伎渠綺翻幾居希翻上書勸

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

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事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武德四年後代太

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聵

廢疾不任事者眊莫報翻目昏也聵五怪翻耳聾也任音壬則休戎罷帥不知

書者為之帥所類翻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唐按

制王府有諮議參軍有友有文學元稹所謂友諭贊議者蓋謂友以諭教諮議則讚議也冗散之官今謂之閑慢差遣冗而隴翻散蘇旱

翻搢紳皆恥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

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

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

之命乎乘繩證翻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壬戌邵王

約薨約上弟也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

使庚辰尚書左丞同平章事鄭餘慶罷為太子賓

客辛卯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劉闢城鹿頭關

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

敗之敗補邁翻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

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瞰古濫翻凡八戰皆捷

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

師古兼侍中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武德二年分雒縣置

德陽縣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五里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



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九域志漢州綿竹縣有石碑鎮意州字蓋

竹字之誤也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

不免貧窶

窶其矩翻

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

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

復減吾數歲

復扶又翻

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

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

時知密州事好畫及感篋

好呼到翻畫戶卦翻鬻壁吉翻篋力質翻胡人吹葭管謂之感篋樂

府雜錄鬻篋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唐編入鹵簿各為笳管用之雅樂以為管六竅之制則為

鳳管旋宮轉器以應律者也杜佑曰鬻篋一名悲篋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桃皮為之者亦出南蠻又樂府雜錄曰鬻篋本龜茲

樂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

迨及也疾

病則亂

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

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

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

帥所類翻下同敗蒲邁翻

且覆吾

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

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

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為

節度副使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眾萬人

於玄武 劉昫曰玄武漢氏道地晉改曰玄武五代史志玄武舊曰伍城後周置玄武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曰玄武唐屬梓

州九域志在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處昌呂翻壬寅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 豐陵在

北富平縣東三廟號順宗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為貴

妃 丁卯立皇子寧為鄧王寬為澧王宥為遂王察

為深王寰為洋王寮為絳王審為建王 此皆以當時州名為封國之名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

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

法 以表謹事朝廷不襲朝廷所為也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

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為平

盧留後知鄆州事 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堂後主書

即今之堂後官也滑戶八翻姓也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

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綱等皆低

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

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幾居豈翻遺唯季翻中書

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去羌呂翻上命宰相闔中

書四門搜掩闔轄臘翻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貶渙雷州

司戶宋白曰雷州漢合浦郡之徐聞縣地梁分置合州唐改雷州尋賜死

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

於鹿頭關敗補邁翻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神泉漢涪城地晉置西園

縣隋綿為神泉縣以縣西北有泉能愈疾也唐屬改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河東將阿跌光顏將

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愆過也愆期過期也懼誅欲深入

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斷音短城中憂懼於是

闢綿江柵將李文悅綿水在綿州維縣東三十里源出綿竹縣紫巖山鹿頭守將

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者萬

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

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帥讀曰率崇文

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彭州有羊灌田守捉闢赴江不死

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沈持林翻崇文入成都

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豪不犯

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異曰考

林恩補國史曰衍與段文昌闢逼令判案禮同上介亦接諸公侯謁崇文目段公曰公必為將相未敢奉薦揖起沈衍令梟首標於驛門

二人誅賞之異未曉其意何如也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章

南康故事韋臯封南康郡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從千容翻初韋

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

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

孫也崔融事武后以文華著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

郝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

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贐而遣之以貨財送行曰贐目段文昌曰

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廬山在江州尋陽未嘗置縣恐誤式

瑄之從子房瑄相肅宗文昌志立之立孫也段志玄唐初開國功臣闢

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

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

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史言高崇文受命專

征有可稱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受當

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雍時京西諸鎮諸將劉雍持軍號為嚴整故崇文憚之黃

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雍相代故能得其死力

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辛巳詔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少室山在河南登封縣少詩沼翻

渤辭疾

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

朝直遙翻

冬十月

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

制割資簡陵榮昌

瀘六州隸東川

資州漢資中縣地隋置資陽郡唐為資州乾元二年分資瀘普合四州之境置昌州房式

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

史言憲宗急於收拾人才以安反側

丙寅以高

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

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

兵討劉闢還未至城

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為興元府故謂之府兵非唐初所謂府兵也

詔

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

入城慰勞之

復扶又翻下可復同勞力到翻

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

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

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眾皆拜謝

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壬申以平盧留

後李師道爲節度使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

之 武寧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

徵愔爲工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王紹本名純 避上名改焉

復以濠泗二州隸武寧軍分濠泗一州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十六年 徐人

喜得二州故不爲亂 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瓘爲

左神策中尉瓘七 罪翻 承瓘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承爲

瓘喪師其甚幾 於亂國張本 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

國置寺處之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按唐書會要十九卷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

歷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勅賜回鶻摩尼爲之置寺賜額爲大雲光明六年正月勅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唐史補卷蕃人

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爲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茹葷而不食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度來往本國小者年轉唐史回鶻列傳元和

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日晏乃食可汗常與共國也處昌呂翻 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

葷酪葷許云翻辛臭菜也 葷多貢翻乳汁也 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圓丘赦天下 上以杜佑高

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

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它日

聽歸樊川杜佑治亭觀於樊川與賓客置酒為樂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乙

巳以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己酉

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

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

人裴埴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德宗貞元七年實參貶陸贄相疑吉甫黨

於參貶朔州長史至是為相凡十六年埴其冀翻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

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

言之為于偽翻埴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

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

賊獲其酋長黃承慶黃賊西原洞蠻也會慈由翻長知兩翻夏四月甲子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

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定遠軍本屬靈州靈鹽接壤相距三百里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戍鹽

州也又按宋白續通典左神策京西北八鎮普潤鎮崇信城定平鎮歸化城定遠城永安城邵陽縣也右神策五鎮奉天鎮麟遊

鎮良原鎮慶州鎮懷遠城也今日右神策豈懷遠兵歟鹽州前此得專奏事朝廷今復屬朔方以革舊弊任邊

將也范希朝自宿衛出帥故言以革任邊將之弊秋八月劉濟王士真張茂

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式為幽

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宋白曰乾元元年戶部尚書李峒除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

觀察宣慰處置使宣慰之名始此九月乙酉密王綯薨綯上第也夏蜀

既平夏楊惠琳蜀劉闢藩鎮惕息言惕惕危懼苟延氣息也多求入朝鎮海

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

口慰撫且勞其將士勞力到翻錡雖署判官王澹為留後

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數所翻錡不

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

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

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

既掌留務掌留務者掌留後事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

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唐養兵之制有春衣冬衣錡嚴兵坐幄中

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

主軍務曳下轡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轡食之注

刃於敕使之頸詬詈將殺之詬許候翻又苦候翻錡陽驚救之冬

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

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

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先悉薦翻姚志安處蘇州

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

睦州處昌呂翻下處置同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伺相吏翻至是

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



治直之翻  
修治也

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

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

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

李素為姚志安所敗

敗補邁翻

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

舷

釘丁定翻舷胡田翻船邊曰舷

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

錡官爵及屬籍

李錡宗室也故著於屬籍

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統諸

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

此時無義寧軍新書作武

寧當從之鏐五各翻

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

淮南兵與宣歙兵會于宣州界乘上流之勢以

臨京口是時宣州之地北盡當塗至江滸

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

之高崇文在蜀暮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

卒

高崇文本幽州人

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

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

陳力願效死邊陲

考異曰舊崇文傳曰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按牘諮稟之煩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

乞居塞上以扞邊戍懇疏屢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上擇

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人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考異曰孫光憲北

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

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

叶每退公詞色不憚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

於是武相漸求出鎮其智計已聞於早成矣今從實錄及舊傳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

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

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

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

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

城宣州宣城郡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

為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趨七喻翻下行立舉火

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

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跌走匿樓下親將李鈞

引挽疆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鎡舉家

皆哭左右執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縋馳械送京師

挽疆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鎡養挽疆蕃落事見上卷德宗貞元十七年枕職任翻藉慈夜

翻癸酉本軍以聞本軍為浙西軍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紫宸殿在

宣政殿北上愀然曰愀七小翻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數

角翻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鎡大功以上親大功

謂從父兄弟姊妹以上則蒼親也兵部郎中蔣乂曰鎡大功親皆淮安

靖王之後也淮安王神通諡曰靖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神通

起兵以應義師以功陪葬獻陵配享高祖廟廷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累力瑞翻

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

貞死王事事見二百一十二年卷肅宗寶應元年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

為然辛巳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銛

廉翻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

門西來第一門也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

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

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考異曰誅錡後數日上遣中使齎黃衣二襲命有司收其尸

并男以庶人禮葬焉國史補曰錡之擒也得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箠推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

容奏對必當為宰相楊益節度不得從容當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

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救京兆收葬按李錡驕逆何冤之有今從實錄有司請毀錡

祖考冢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

塞悉則翻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誅霍禹見一十五卷漢宣帝地節四年先朝誅

房遺愛不及房玄齡誅房遺愛見一百九十九卷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康誥曰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晉胥臣引康誥之辭今尚書康誥無有此語況以錡為不善

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

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

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

六州潤睦常蘇湖杭也

陛下

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

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

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

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

時魏博恆冀在太行山之東

擅

引兵東出上召令還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

久之乃還

考異曰蔣階李司空論事曰絳奏從史比來事就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類獻計謀

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親領士馬欲往邢洛假以就糧實為動眾

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

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

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二年九月

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絪罷相三月乙酉王

士真承宗始襲位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糧即請

討承宗之時則於時吉甫絪皆已罷相何得有譖絪之事又貶從史

制辭云况近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眾觀生

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偏毀隣境密疏

事情反覆百端高下在手若是討承宗時朝廷不違其請何嘗使之

旋師蓋李鄭未罷之前從史嘗毀鄰道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

朝廷命旋師託以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所欲

資治通鑑 二百三十七 唐紀 憲宗昭文皇帝 十四 中華書局聚



攻討者何人劉濟有何辭而從史肯旋今因李絳論李筠家財事并言之新史云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潞誤也

# 召李絳對於浴堂

唐禁中有浴堂殿德宗以來常居之沈括曰浴堂殿在翰林院北翰林院別設北扉以便

於應召按舊書裴延齡傳德宗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祇以年多之故似有損蠹欲換之未能以此知德宗常居浴堂殿也程大

昌曰沈氏謂學士院北扉為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誤也學士院在紫宸蓬萊殿之西浴堂殿自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唐學

士多對浴堂殿李絳之極論中官柳公權之濡紙繼燭皆其地也然自六典以及呂圖皆無此一殿石林葉氏曰學士院北扉者浴堂之

南便於應召此恐未審也學士院之北為翰林院翰林院之北為少陽院設或浴堂在此亦為寢殿三殿之所間隔不容有北門可以與

之相屬也館本唐圖則有浴堂殿而殿之位置乃在綾綺殿南也綾綺者長安志曰在蓬萊殿東也而夫學士院者自在蓬萊正西也東

西既已相絕中間多有別殿無由有門可以相為南北也長安志嘗記浴堂門浴堂殿浴堂院矣且曰文宗嘗於此殿召對鄭注而於浴

堂殿對學士焉又別有浴堂院亦同一處可以知其必在大明矣而不著其正在何地故予意館圖所記在綾綺殿南者是也而元稹承

旨廳記又有可證者其說曰乘輿奉郊廟則承旨得乘廢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若外賓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夫內朝也者紫

宸殿也唐之郊廟皆在都城之南人主有事郊廟若非自丹鳳門出必由承天門出決不向後迂出西銀臺門也則浴堂之可趨內朝也

內朝之必趨丹鳳門也其理固已可必矣又謂殿在蓬萊殿東即與紫宸殿相屬又何必矣然則館圖位置其與元稹所記殆相發揮大

可信也至于外賓客見于麟德則麟德並學士院東則不待班從而可居院以待也合二語以想事宜則浴堂也必在紫宸殿東而不在

# 宅曰士

其西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比此至翻朕

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

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為人臣負朕乃爾將何

以處之處昌呂翻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

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

搢紳之論稱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

政朝直遙翻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

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綱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

處分幾居希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上又嘗從容問絳曰從千容翻諫官多

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

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

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滅比得上達什無

二三度徒洛翻比必利翻及也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

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許之 整

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

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 十二

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

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十論無但

一二而已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寧節度

京西諸軍都統新志曰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

偽于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普寧郡公主容州普寧郡妻七細翻翰林

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頔于謹之裔孫謹之先于栗磾本姓勿怛于氏從拓拔氏起於代北故絳

然云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更工衡翻

上曰此非卿所知己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頓出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頓遂奉詔

異曰實錄不見頓入朝月日今因尚主終言之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

之

上時掌翻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

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

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

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

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皆被邊易定魏博鎮冀范

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鎮世襲故並不申戶口納賦稅夏戶雅翻

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

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

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

宋白曰國計簿比較數天

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較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和見

在戶總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四比較天寶數稅戶通計少百九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租稅庸調每年計錢粟絹布絲絛約

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匹屯貫石元和兩稅推酒斛料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

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  
七百七十貫石歛書涉翻  
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

萬餘人仰牛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

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水旱所傷則量減賦稅非時調發則出於常賦之外

調徒  
鈞翻

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

天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代宗  
永泰

中置內樞密使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

施行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季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奏分遣諸使齎赦詣

諸道意欲分其饋遺使疏吏翻下同遺唯季翻翰林學士裴垪李絳

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急遞古之傳遞馳驛兼程而行上從

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為非是奈何不

改臨涇鎮將郝玘玘音此又且禮翻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

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異日考



舊傳作段佐新傳  
作佑今從實錄

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安史亂後原州沒于吐蕃

是後遂以臨涇為理所

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

蓬州

咸安郡德宗貞元四年咸安公主下嫁回鶻見二百二十三卷長知亮翻

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癸巳郇王總薨

總上弟也

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

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闍濟美違

赦進奉

彈唐干翻彈其違是年正月癸巳之赦也傳曰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今

考異曰舊晟

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越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

東新舊傳誤也

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

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

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夏

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

孺陸渾尉皇甫湜

陸渾縣春秋陸渾戎所居也東魏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隋開皇初廢改縣曰伏流大業

初改曰陸渾唐屬洛州

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

李宗閔擢進士調華吏部侍郎楊於陵於音鳥吏部員外郎

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中書

優與處分處昌呂呂翻分扶問翻李吉甫惡其言直惡鳥路翻泣訴於上

且言翰林學士裴垵王涯覆策審考為覆湜涯之甥也涯

不先言垵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垵涯學士垵為戶

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

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號州司馬舊志果州至京師三千五百二十八里巴

州二千三百六十里號州四百二十里乙亥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

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調徒鈞翻各從辟於藩

府僧孺弘之七世孫牛弘相隨宗閔元懿之玄孫鄭王元懿高祖之子

貫之福嗣之六世孫韋福嗣見一百八十二卷隋煬帝大業九年韋貫之本名淳避上名改焉湜

睦州新安人也新安漢歙縣地江左置新安郡隋廢郡為縣大業初改為雒山唐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

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避上名改為清溪此云新安史依舊縣名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

朝賀

唐制元正冬至於正牙受朝賀至貞元七年初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在京

者並宜就列本以五月一日陰生臣子道長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創是日相見之儀

以荆南節度使

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大

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

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

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裴均惡之也五月翰林

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

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牛僧孺等從辟於藩府故以為

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均等以覆策不

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數所角翻此

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

也否音鄙一旦無罪悉疎弃之上下杜口衆心洶洶陛

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山索

客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

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

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

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為左補闕京北府除兩赤縣外餘為畿縣唐制凡置

都其郭下縣為赤縣餘縣亦為畿縣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

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質寧之子也穆寧與顏真卿同討安祿山

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

保義可汗 西原蠻酋長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

為歸順州刺史黃少卿反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十年沙陀勁勇冠諸

胡吐蕃置之甘州沙陀降吐蕃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六年冠古玩翻每戰以為前

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

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

歸於唐復扶又翻遂帥部落三萬循烏德鞬山而東帥讀日率

下同烏德韃山在回鶻牙帳之西甘州東北史炤曰唐歷云即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韃居言翻

行三日吐蕃

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

水經註洮水至枹罕入河枹罕唐為河州石門水在

高平縣西八十里唐於此置石門關在原州平高縣界

凡數百合盡忠死士眾死者

大半執宜帥其餘眾猶近萬人騎二千詣靈州降

其近

斬翻

考異曰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曰懿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自曾祖入觀復典兵於磧北德宗貞元五年回紇葛祿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紇忠貞可汗附于吐蕃因為鄉導驅吐蕃之眾三十萬寇我

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靈鹽聞唐天子欲與吐蕃贊普和親可汗數世有功尚主恩若驕兒若贊普有寵於唐則可汗必無前日之寵矣忠貞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將楊襲古固守北庭無

路歸朝今吐蕃突厥併兵攻之儻無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沒次及于吾可汗得無慮乎忠貞懼乃命其將頡干迦斯與烈考將兵援北

庭貞元六年與吐蕃戰于磧口頡干迦斯不利而退烈考牙於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圍經年諸部繼沒十二月北庭之眾劫烈考降於

吐蕃由是舉族七千帳徙於甘州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眾或有間烈考於贊普者云沙陀本回

紇部人今聞回紇疆必為內應贊普將遷烈考之牙於河外時懿祖年已及冠白烈考曰吾家世為唐臣不幸陷虜為它效命反見猜嫌

不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自烏德韃山率其部三萬東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河轉戰至石門關委曲三

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沒懿祖挾護靈輿收合餘眾至於靈州猶有馬三千騎勝兵一萬時范希朝為河西靈鹽節度使聞懿祖至自帥



師蕃界應接而歸以事奏聞德宗遣中使賜詔慰勞賞錫數十萬因於鹽州置陰山府以懿祖為都督授特進號衛將軍同正憲宗即位

詔懿祖入朝元和元年七月乃自振武至長安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留宿衛時范希朝亦徵為金吾上將軍二年吐蕃誘我党項部寇犯

河西天子復命希朝為靈鹽節度命懿祖將兵佐之賊平戊酉受降城据德宗實錄貞元十七年無沙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為振

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為朔方靈鹽節度使誘致沙陀元靈鹽節和元年亦無沙陀朝見紀年錄恐誤今從實錄舊傳新書

度使范希朝聞之自帥眾迎於塞上置之鹽州為市

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為干偽翻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

兵馬使未幾盡忠弟葛勒阿波又帥眾七百詣希朝

降幾居豈翻詔以為陰山府都督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

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彊為沙陀疆盛得中夏張本秋七月辛巳

朔日有食之 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蘇彊

之誅也蘇彊劉闢之壻也元年以逆黨誅兄弘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

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

判官上曰曷使蘇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行下孟翻

況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後人用此策以救荒者盧

坦發之也仰牛向翻復扶又翻

九月庚寅以于頔為司空同平章事

如故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鏐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以為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裴均亦要結宦官者也

今又除鏐則如鏐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啓無可奈何且鏐在鎮五年德宗貞元十九年鏐為淮南帥百計誅求

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鏐以進奉得之競為刻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異曰考

按舊李藩權德輿傳白居易集李絳論事集皆有諫加王鏐平章事  
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易所論者淮南百姓日夜無繆又云鏐歸  
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是自淮南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權李同  
在中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云至太  
原一二年間財力贍足則是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  
也今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鏐傳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  
年入朝按實錄鏐以貞元十九年鎮淮南居易狀  
云五年誅求又云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

壬辰加宣

武節度使韓弘同平章事 丙申以戶部侍郎裴均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均學士

是年四月  
罷均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

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

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

均等曰以太宗立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謂藉  
房杜

姚宋以成貞觀開  
元之治也理治也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

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

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

初定兩稅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

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

民省估者都省所立價也斂力贍翻及均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

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

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

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先悉薦翻惡烏路翻均獨賞之均器

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

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從千容翻間古莫翻凡州府諸

曹參軍皆謂之判司均曰公不稱此官稱尺證翻不敢以故人之私傷

朝廷至公宅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

不可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

事充淮南節度使考異曰舊吉甫傳曰初裴均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欲求宰相先是制試直言極諫

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免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

甫早歲知樊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呂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寶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狀吉甫以裴垪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垪代己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皆密疏論列按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故貶考覆官裴垪等雖欲為讒若云執政自教舉人詆時政之失豈近人情邪吉甫自以誣構鄭網貶斥裴垪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疎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

節度使邠宣公杜黃裳薨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

州於臨涇 唐原州本治平高縣廣德元年沒於吐蕃涇原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

平涼至是徙治臨涇宋白曰臨涇本隋之湫谷縣 以鎮將郝玼為刺史 玼音此又且禮翻

南詔王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春正月戊子簡王遘薨 遘代宗子 渤海康王嵩璘

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

中鄭敬德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

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



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

酒遊山而已事見元年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

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批匹迷翻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

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罷絪為太

子賓客擢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

甚重之貞元十七年嚴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綬鎮河東見上

卷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均具

奏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三月乙酉以綬為左僕射以

鳳翔節度使李鄴為河東節度使成德節度使王

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為討王承宗張本河北三

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長知兩翻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

上言

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有此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上奏耳

以為欲令實惠

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

事宜省費物貴徇情

冗食宮中歲費給賜則非省費矣內多怨女則非徇情矣

又請禁

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

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

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

兩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

先悉薦翻

事至而

憂無救於事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

事始見上卷永貞元年

有詔

雖遇赦無得量移

量音良

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

奏郴州司馬程异吏才明辨請以為楊子留後

揚州楊子

縣自大麻以來鹽鐵轉運使置巡院於此故置留後

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

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异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

其用

句音鉤為程异以理財進用張本卒子恤翻

魏徵立孫稠貧甚以故第

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  
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  
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  
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

程大昌曰魏徵  
宅在丹鳳坊直

出南面永興坊內會要曰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  
質賣已更數姓析爲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  
其質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

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

考異曰舊傳栖楚爲吏鎮  
州王承宗甚奇之今從實錄

詔以士則爲神策大將軍

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

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  
開窺覷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  
伏望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  
鄧王寧爲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 辛未靈鹽節度  
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

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是年正月赦天下禁無得進奉翰林學士李

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

出銀器付度支度徒洛翻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

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

以為言考異曰居易集奏狀曰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止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

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勘問便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此果虛即望宣

示中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按禁止進奉前後制敕非一不止於昨閏三月德音也去年三月柳晟閭濟美違赦進奉已為盧坦所彈憲

宗云濟美離越州乃逢赦令釋其罪今裴均所進假使在德音前亦赦後矣又云赦書未到前已在道捨其過是則憲宗深惑於左右之

言外示不受獻內實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不為虛矣若其虛必辯明也實錄及李司空論事皆以此為憲宗之美今故直之復扶

又上不聽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

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曰李納跋

扈不恭李納之罪以興元赦令遂蒙含貸王武俊有功於國謂與李抱真破朱滔也陛

下前許師道

言許李師道承襲

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

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

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

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

自建中三年王武俊始有恆冀至是二十八年

人情

貫習不以爲非

貫讀曰慣慣習猶言慣熟

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

之恐未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

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

茂昭有請亦恐非誠

張茂昭宿與王武俊有隙故請代承宗

今國家除人代

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

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

體豈可遽休須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

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

國家矣

自大曆貞元以來用兵之弊正如此

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



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瓘

瓘七罪翻

欲希上意

奪裴垪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

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

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

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示諸學士者蓋以此

時凡入翰林者即日輔佐之選也故使其姓名勿得擬用然昭義

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

瓘說上

說式芮翻

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

吾大將軍餘如故

初平涼之盟

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三年

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

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

隨路

表請和蕃情切於其親也號戶刀翻

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

請和

復扶又翻

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垪李藩亦言

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

蕃 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

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朝直遙翻近其斬翻慮其反復又部

落衆多恐長穀價長知兩翻乃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

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使以領之而處其餘

衆于定襄川於是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神武川在

漢代郡桑乾縣界後魏置神武郡後周廢郡為神武縣屬朔州此時其地在馬邑善陽縣界處昌呂翻左軍中尉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唐初置寺觀監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屬鴻臚寺武后以僧尼屬祠部開元十四年

以道士女官屬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屬司封崇玄館置大士以宰相為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

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一年以道士女官屬左右街功德使盛脩安國

寺唐會要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勅捨龍潛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程大昌曰長樂坊在朱雀街東第四街奏

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玄宗立華嶽碑於華嶽祠前高五十餘尺華戶化翻先

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

上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  
 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  
 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  
 益聖德上覽奏承瓘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曳讀作拽音以列翻  
史瓘音以制切非承瓘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  
 引乘間再論間古莫翻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  
 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